

人世间

## 我那“南来北往”的妈妈

张晴霞

我妈妈祖籍江苏，少年时随外公外婆举家迁往西北。我的爷爷奶奶是胶东人，妈妈嫁给爸爸，随了那句老话“嫁乞随乞，嫁叟随叟”。妈妈从十来岁起就一直生活在北方，理所当然“身心向北”。在妈妈身上，既有与生俱来的南方人小巧玲珑的体形和温良淑贤的秉性，也有后天养成的北方人简纯真挚的性格和重情、柔韧的特质，遂成为我笔下地地道道“南来北往”的妈妈。

妈妈是口腔科医生，经她治疗的患者怎么也有六位数以上吧，“牙粉”可观！年轻时，妈妈曾当过赤脚医生，骑着马儿在草原上巡回出诊的场景，她至今常常念起。上世纪看牙不像现在，口腔医生都是站立着，一站就是一天。为了给更多的患者治病，妈妈不敢喝水，怕去洗手间浪费时间。妈妈医者仁心，出诊时总是和颜悦色，既是口腔医生也是心理导师。注射麻醉药前，她会提醒病人：“忍忍啊就几秒钟，拔牙的时候就不用受罪了。”下医嘱时，她会反复叮嘱用药禁忌和复诊要求，直到患者满意。但凡遇到疑难杂症，只要妈妈上手，大都能妥妥解决。因为工作强度大，她也落下了右手腱鞘炎的职业病。

曾听妈妈的同事打趣说，妈妈补过的牙，用二三十年都还好好，如果妈妈开私人口腔门诊，那可就亏大了！陪妈妈逛街，冷不丁会冒出个陌生人和她打招呼：“杨大夫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是你看好了我的牙周炎，太感谢啦！”边说边张嘴呲牙展示。妈妈接诊无数，哪里记得每张面孔，这就有些类似师生，不管过了多少年也不管到了哪里，学生总能认得出老师。妈妈虽谈不上“誉满杏林”，但作为女儿的我仍自豪感满满。妈妈的眼睛很美，在白色的棉布口罩上闪闪灵动，让人不禁联想起电影《人到中年》中女医生陆文婷（潘虹饰）的双眸，她们都是充满爱心、解除病痛的白衣天使！

亲朋好友或是朋友的朋友，每每求医问药，妈妈都会热心周到地提供帮助。她身穿白大褂穿梭在医院的各楼层和科室间，因为人缘好，进到哪个诊室都会受到热情礼遇，可谓就医的绿色通道。打小我到医院就像进入熟悉的家属大院，有最亲切的医叔医姨亲自问诊，有个头疼脑热给几粒小白片吞服后立即见效，直到今天去医院看病我都心存幻想：如果有当医生的妈妈领着该有多好！最好能遇到像妈妈一样面容慈祥、态度和蔼、医术高明的大夫，好像这样病自然会烟消云散。

妈妈做事认真且极有耐心，她的这种“工匠精神”也体现在做家务活儿上，特别是对自制餐食那叫一个精致。若家里要呼朋唤友请客，妈妈会提前一周列好菜谱并预制食材，糖醋里脊、豆皮蛋饺、珍珠丸子、八宝饭、

水晶包、甜羹汤等，每道菜品至少要经过十多道工序，好似民间的“满汉全席”。妈妈做饭用的调料不外乎姜醋糖盐和酱油料酒，由于能精选搭配食材，且精准把握用量、火候、顺序等关键步骤和细节，出锅的菜不仅鲜香嫩滑，而且符合科学养生的标准。我想，如果当年有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摄制组大概率会来我家专访，给妈妈来一段特写。

过去上班很辛苦，每周只休一天，堆了七天的家务活儿就指着周日这天完成，包括改善伙食。妈妈为了给我们加强营养，会拼上大半天的时间独自在厨房劳作。就拿葱油饼这道常规面食来说，妈妈会做出颠覆想象力的美味，当然工序也比较繁冗：切好五花猪肉入热锅炼，五花脂渣切碎与小葱末和细盐混拌，均匀涂抹在铺开的面饼上，再卷成棒状，将接缝处和两头捏紧切段，擀成饼基……至于油盐量、配料比、厚薄等，全凭经验，这就是所谓的“know-how”（技术诀窍）。如果文字能散发美味，我相信这会儿出锅的灿灿葱油饼，定会读读者朋友齿颊留香，这是饼中的“爱马仕”！直到现今，恐怕花多少钱在外面也未必能买得到。

当然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妈妈慢工出细活，偶遇某个对时间有特殊要求的，也会尺有所短。记得有次家里迎来千里之外的亲戚和朋友，下飞机时已饥肠辘辘，怀揣进屋即见美食的梦想进了我家，谁料左等右盼，妈妈的羊肉手抓饭跟捉迷藏似的，就是等不来，直熬到晚上十点多，肚皮都粘到后脊上了才“逮”到（胶东方言把吃饭叫“逮饭”）。真同情那几位亲戚，在不愁温饱的年代经历了一场“饿战”！

爸爸自打患有脑梗就离不开关照，妈妈二十年如一日服侍左右，自退休在家一天也没闲着，从采购烧饭到洗衣扫地，全家人的衣食住行，都有妈妈蜜蜂般辛勤的付出。爸爸上下床、穿脱衣、大小便、冲搓澡、吃喝用，妈妈基本上都亲力亲为。女性都有更年期，但在我的印象中，妈妈好像从没“更”过，这可能源于她随和的脾性。有好吃的，都会想着家人，再好的东西不会多夹一筷子，“妈妈爱吃鱼头”是她的真实写照。

和绝大多数父母一样，她特别疼孩子，别说拳脚相加，就是拍打两下都会思忖半晌才轻柔地下手。有一次到韩国旅游，因我的失误不小心烫到妈妈的手腕，她非但不责怪，反而安慰我说用流水多冲冲就好了。望着妈妈红肿的手，我心疼地自责不已。

妈妈的字典里没有争只有让，没有刚只有柔。她的让，不是无原则地让，是容人与谦让；她的柔，并非懦弱，而是隐忍与涵养。她不喜站在聚光灯下，愿意静静地隐在台下幕后为别人鼓掌。其实妈妈很有语言天赋，

能发出长长的花式卷舌音，维吾尔语、俄罗斯语、锡伯语和苏州话等能交替运用，虽说有的只会那么几句，但时不时脱口而出，别有韵味。她喜欢唱歌，咬音很准，天生自带颤音，乍听起来，还颇有专业唱功的味道呢！

妈妈总给人如沐春风之感，除了禁忌和洁癖外，她人生哲学里有两个“不”：不做叨扰人的事，不说不中听的话。妈妈很会聊天，不是说有多么高的文辞水平，而是有和言细语的修养。她总能找到并放大别人的优点，让交流变得生动有趣。她会用“黄金搭档”形容我的同学夫妇，这让同学很是受用，感觉每次都是从我家“飘飘然”出门的。看到别人眼睛小，她会说皮肤好；发现对方长相一般，她则会夸有气质。在养老院里，医护人员前来保障服务，她总是很有礼貌地说“谢谢啊！”还一个劲地拉着人的手，说对方是好人；当有人开玩笑问：“我们要看牙，杨大夫收不收钱啊？”她抬起手摸摸后脑勺，笑道：“你们对我们那么关心爱护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呢！”

妈妈个性温良，淡泊名利，凡事宁肯自己吃亏，也不会让别人难堪。单位评优称有名额限制，她会主动提出让给工龄更长的同志；当科室主任时，她主动承担又重又累的手术诊疗任务；和同事相处也很融洽，经常在家里做些好吃的带去和大家分享。妈妈不喜欢张扬绚丽的色彩，更是抵触带有金银装饰的夸张服饰，她平和的心态一如她淡雅清新的着装，小碎花的衣服配上瓜子脸和白净的面容，恰到好处。即使身着红装，也是那种低调的暗红、铁锈红或是点缀的墨点红。

妈妈兄弟姐妹四人，她常夸赞大弟忠孝厚道、妹妹聪明能干、小弟多才多艺。都说姑嫂不容易相处，但我们家例外，从未闻听有过什么间隙或别扭，妈妈自青年时期就和小姑朝夕相处情同姐妹，还给我二姑起了个洋气好听的名字，至于在众多的妯娌间，妈妈也是好口碑。我大舅写的回忆录中曾有这样的描述：记得有天姐姐（指我妈妈）突患急性阑尾炎，疼痛难忍，俄罗斯邻居闻讯，深夜驾马车送往医院且分文不收……妈妈的善念或许就是对他人善举的同频回应。

诗人屈原在《九章》中道：“善不由外来兮，名不可以虚作”，意为须先有善行，然后才能有善名。在养老院里，女婿风雨无阻坚持天天陪伴帮扶，与医护人员同心协力，将妈妈从疫情后的卧倒，锻炼成数月后能独立行走，大家都交口称赞妈妈有福。是啊，妈妈的福一半是基因里带出来的，一半是她与人为善勤劳质朴攒出来的。福来福往，爱出爱返，这在我深爱着的妈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！



诗歌港

## 让时间作答

长水

仰望，看云与谁对话  
天空，阳光开始慢慢挥洒  
低头，脚下的路步步展开  
远方，有一个美丽的梦想

一颗心，最忌繁杂  
一池水，长满妖艳的荷花  
满地花瓣，那是谁落下的繁华

转眼，雨点如麻  
我的伞落在谁家  
明天是持续下雨  
还是满空云霞

孤独的我，弱小的我  
我要坚强，心中不怕  
面对未知，不要心乱如麻  
我要一个一个地征服它

成败  
都留待时间  
作答

## 秋叶浮水

刘继晏

秋叶轻轻悄然落水，  
水面荡起圈圈涟漪。  
叶似孤舟无依漂泊，  
又似舞者轻盈飘逸。

浮在水面与风共舞，  
秋叶旋转演绎秋的序曲。  
阳光洒落金辉熠熠，  
映照秋叶如诗如画，  
美丽无比。

秋叶浮水静美如诗，  
让人沉醉忘却烦恼。  
愿它飘零寻得安宁，  
化作春泥滋养新的生命。